



(3) 殷之浩學長與趙曉蘭家人合影

會會長已經由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畢業的新竹交大校友擔任，活躍在各地分會的校友，也多屬這批人。至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畢業的校友，來自新竹交大的，參加校友會活動的人數，已經逐漸減少；相反的，大陸四校畢業的校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原因可能歸諸於台灣的研究所教育水準大幅提高，與兵役問題，致出國人數較少；當然這也因為與大陸自八〇年代以後的開放留學政策有關。但是新竹交大校友八〇年代以後畢業，雖不如前多，也還不少，為何赴美留學後就比較少參加各地校友會的活動呢？而其影響又將如何？事實上，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在這次校友會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民間的學術文化交流，有助於兩岸間的相互瞭解，尤其高級知識份

子間的互相往來。目前大陸政權的領導人，有不少是交大的校友，也許透過這種交流，純屬校友的情誼，沒有利害關係，可以達到以文會友，甚至透過校友的關係，把台灣地區民眾的心聲，逐層傳達給丁關根、江澤民等畢業於交大的中共領導人，為他們所認知瞭解，或許有助於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

八月底，本校教聯會將組團訪問大陸四所交大，有意參加報名人數已達四十餘人。這一次的訪問可能將引起報紙媒體相當的注意。我們希望這一次的訪問，大陸上的當權校友不要以統戰方式，來對付來自新竹交大的教授，而能放棄預存的立場，來聽聽瞭解這些自掏腰包組團教授的看法，應該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有所助益。

也是探親

■ 廖慶豐

新竹交大 1974 電信工程

今年四月因公務之需訪問了海峽彼岸的北京、成都、上海及廈門，由於交通設施不夠普及，使得兩週的行程顯得頗為“緊張”，但飲水思源的感召仍不忘抽空尋根。

日前大陸交大共有四所：北方交在（在北京），西南交大（在成都），西安交大（在西安），上海交大（在上海），我去之前各地校友也剛剛舉行過校慶（4月8日）活動。

在成都，我們開會的對象是郵電部所屬成都電纜廠，及第五研究所（有線傳輸）。成纜廠是連年得獎的少數超級明星廠，共有員工三千，其中管理階層就有30餘位交大校友（大

都是上海入學而在西安畢業），像廠長袁彰（1959），總工程師張有現（1960，其夫婿吳聖芃係同班也在成纜廠），副廠長張述民（1966）及五所的李侗副教授（上海交大），他們都是十年動亂（此地稱文化大革命）前完成正規教育的，也是今日中國大陸建設的主幹。

在上海，戴黎前教授（滬校畢業），上海光纖通信工程公司總經理陪我們參觀了幾個國營的生產和研究機構，他們的領導班底也是以交大校友為主。戴先生的同事在我們離開上海那天特別帶我到徐家匯上海交大的校門口照像留念，校園內有一高聳的圖書館是船王包玉剛先生尊翁包兆龍學長獻金所建（在北京有一兆龍賓館亦是包學長所捐獻）；我在上海那幾天正逢舉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江澤民總書記（滬電機 1947）蒞臨指導，我所遇到的交大人皆以他為榮。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飲水思源”確使我們交大人在心靈上接近了許多；筆者才疏學淺，識見不廣，這次蜻蜓點水式的大陸行實在是看不出什麼名堂，但我堅信要實現“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則海峽兩岸畢業的交大人是責無旁貸的。